

drunk on images

刘索拉

liu sola

醉态



Drunk on Images

刘索拉

Liu Sola

醉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醉态 / 刘索拉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4.8

ISBN 7-80676-637-5

I. 醉... II. 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1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7510 号

醉 态

刘索拉 著

责任编辑 / 竺振榕 封面版式装帧 / 刘治治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制作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Http://www.zwtd.com)

印刷装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 /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889 × 1194 1/20

字数 / 245 千 印张 / 8 印数 / 1-8000

ISBN 7-80676-637-5/1·118 定价 / 28.00 元 (本书附音乐 CD 一张)

三只眼睛的阅读

萧关鸿

作为音乐制作人的刘索拉出于音乐制作上的困惑对出版业提出的问题，与我这许多年在出版上的思考与探索不谋而合。

我们在一位朋友家不期而遇。二十年未见，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知道她出国了，又回国了，从作家变成了音乐人。其实，她以小说成名，但她是音乐科班出身。现在这种身份更符合她，因为她多才多艺。

我是最早倡导图文阅读的出版人之一，我主编的第一本图文书被一本有影响的杂志选入二十年来改变人们阅读方式的二十本书之列。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图文书不是传统的插图本，也不是画册的说明文字。这都古已有之，并不新鲜。当代的真正意义上的图文书应当是作家艺术家用文字和图像两只眼睛看世界。这是一个人的两只眼睛，他同时用文字和图像两个系统，两种方式，或两种手段去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在文字停止的地方，用图像说话；在图像无法表达的地方，以文字说话。两者各自独立，无法替代；两者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这种样式对作者提出很高的要求。我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具备这种素质和能力的作者，一经发现，便觉惊喜。这种样式对编辑也提出很高的要求，我主编的“新视觉书坊”表明了我的追求。

现在坊间流行插图本式的图文书，且已多到了泛滥的程度，一些不必插图的书也插进了不相干的图片。这些流行的插图本与我追求的图文书之间形式上区别不大，只有细心品味的读者才会发觉其中的奥秘。为了与这类插图本区别更大一些，我考虑加进第三个元素：音响。但同时能够驾驭文字、图像和音响的作者更加难觅。所以当刘索拉谈起她的想法时，我感到意外的惊喜，马上一拍即合，开始我们的合作。

我们不希望读者把我们的书当作唱片来听，而希望读者把音响与文字、图像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所以我说这是三只眼睛的阅读。我希望这本书和即将出版的这个系列给读者提供更新的阅读方式和更丰富的阅读空间。

文汇——刘索拉艺术工厂系列丛书的内容和形式、结构和包装都在尝试中，我们是否能够达到我们想象中的目标，还不知道。

为“文汇—刘索拉艺术工厂系列”序

刘索拉

我一直想做个打破出版界限的出版品牌，无意碰见二十年前就认识的上海文汇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萧关鸿先生，马上一拍即合，决定制作一个出版系列。这个系列不仅是给艺术家们打造一个多媒体的舞台，同时经过制作手段使艺术家们的个性和风格更加鲜明突出。此系列是针对那些对艺术没有陈腐界限的读者和听众，买一本书就得到声音、文字和视觉的多面享受。

先说一下“制作”在此的意义，这是借用音乐制作概念而来的词。通过我在英美唱片制作的经验，制作人（producer）的职责是帮助音乐家整理创作风格，监督音响，有时甚至要帮助提供新创作手法等等，原则是保证唱片的艺术质量和最大程度地突出音乐家特点。如同每个指挥对音乐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制作人控制的是音乐家在出版物中的整体表演风格。在此系列中，我试图用音乐制作的经验和方法以视、听、读的不同角度来突出艺术家，使艺术家们的创作更立体更鲜明地出现在读者面前。

再说这套系列的出版特点。随着出版的工业化，发行商给出版物定下各种标签——文学、音乐、录像、画册等等，在高度商业化发行网中，标签更加具体：小说，理论，食谱，古典音乐，民歌，摇滚，爵士，舞蹈……著名的英国诗人威廉姆·布雷克曾自己插图并出版个人诗集，开创了文字与绘画并行的特殊出版风格，但是音乐由于自古以来的神秘地位——要么在西方被推为至高无上；要么在中国被算成下九流，总之是独立于文学和艺术之外的。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中期，有了现代音乐运动，作曲家们更具备了对别种艺术的认识，音乐才和现代的文学艺术有了联系。二十世纪唱片工业的高速发展，使音乐出版位于商业出版的最前锋，而商业出版的分门别类形式控制了全世界人对音乐的胃口，由于这种分类，很多音乐家在创作前要先想好音乐的类别而不是着重于音乐的本身。音乐家的想象力完全被标签限制起来了，否则怕丢了合同。商业音乐有限定的格式，学院音乐也有限定的格式，谁都怕新鲜创作，新鲜创作给固定的音乐思维带来“威胁”，给固定的审美方式带来“困惑”，也给固定的市场概念带来“骚扰”。所以，不为固定的社会结构所畏惧，有活力要创新的音乐家艺术家们需要建立自己的舞台，这也是此系列存在的单纯原因。没有总监（executive producer），制作人也是白着急，使系列真正存在和发行到社会上去的人，是萧关鸿先生。

《醉态》是我为此系列而抛出的砖头，此后，将有许多著名的钢琴家、导演、作曲家、作家参与的多媒体金玉精品源源而来。平面设计师刘治治先生，设计风格如他本人似的过于年轻风雅，但不老朽。

三只眼睛的阅读 / 萧关鸿

为“文汇—刘索拉艺术工厂系列”序 / 刘索拉

5 回忆无名无意的日子

31 一天过去了

37 猪龟娘娘的故事

45 外面真冷

59 蓝天绿海

89 《昭君出塞》引起的蓝调浮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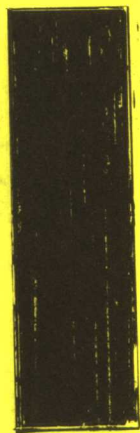
102 爸爸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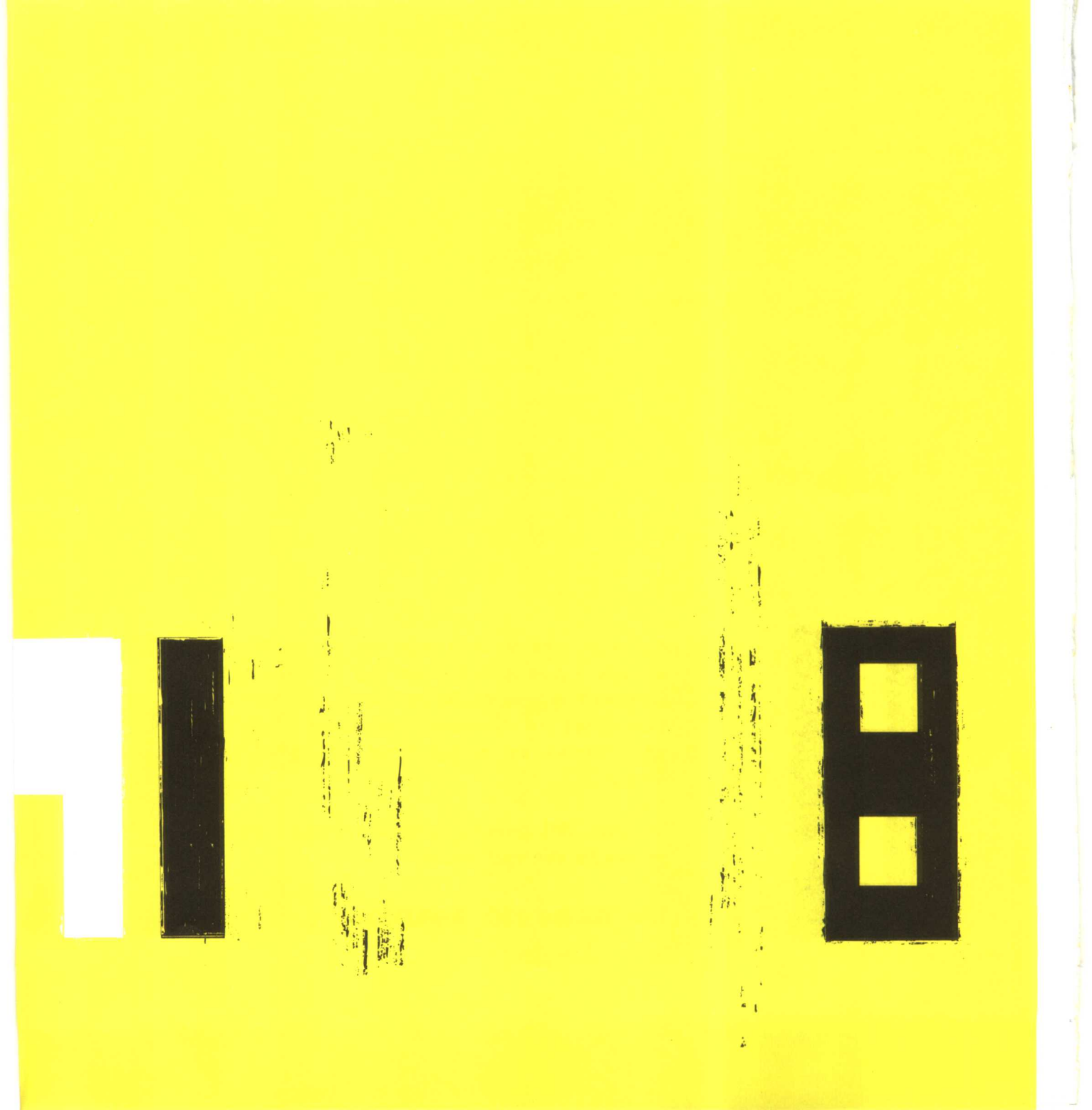
117 醉态

129 从《迷宫》到“忏悔的假象”

139 关于《仙儿念珠》的聊斋

149 隐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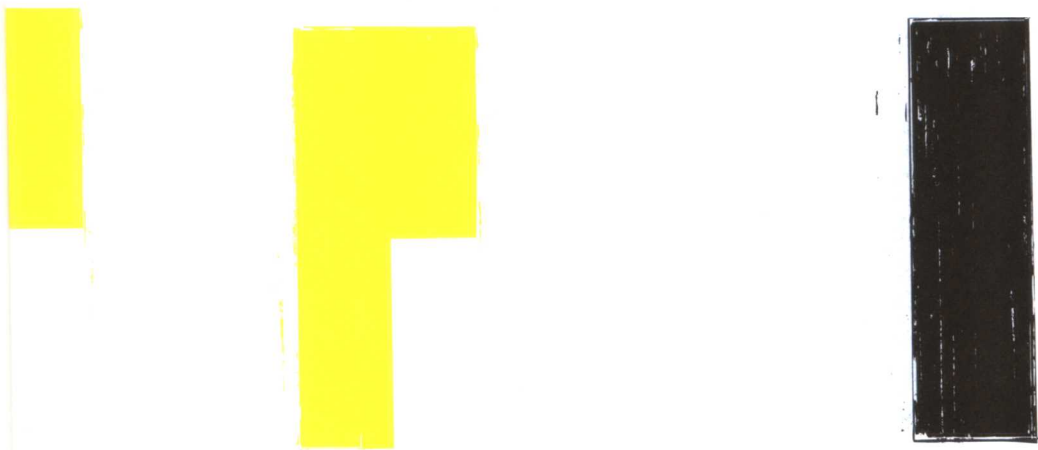




My music is such a mix up of different styles. I use music from the Chinese folk movement, reggae, dance, rock'n'roll, and African. It's based on Chinese tradition but also influenced by music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Liu Sola. 1991. from CD [Various Artists] - a week or two in the real world

no name no meaning



回忆无名无意的日子：在 Womad 世界音乐节
——根据部分日记改编

1991年

7月20日

早上从伦敦出发。

Womad 音乐节常在城市的郊外举行。找一块大空地，搭上几个大帐篷，每个帐篷里有舞台。观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很多年轻人背着睡袋，累了就地一倒。出了太阳，就上天堂，青年男女们在地上躺着坐着，啤酒加现场音乐，摇摇摆摆入仙境；遇上下雨，又回现实，干吗来呢？真这么爱音乐么？还是找个机会集体混？看节目单：圣地亚哥的Baaba Maal，爱尔兰的Pol Brennan，朝鲜的Samulnori，阿拉伯的Khaled，罗马尼亚的吉普塞乐队，英国的前卫古典爵士乐队，美国的蓝调乐队，法国来的西班牙吉他手，南美的舞蹈家……我也在里面。照片旁边印的简历中，有惯常的一个比喻：和美国的劳瑞·安德森(Laurie Anderson)遥相呼应。安德森的演出是以电声、提琴和说话为主，她是美国前卫音乐的代表，我凭什么能和她遥相呼应呢？这是媒体的惯常吹嘘法，用于向西方观众介绍一个无名的外地人。弹拨乐手们最倒霉，统被比喻成某国来的“吉米·汉得瑞克斯(Jimi Hendrix)”，哪怕演奏的是三弦儿。自从我出国，已经在西方媒体上把“中国的马当娜(Madonna)、塞冈(Sagan)、戴安娜·柔斯(Diana Ross)”都当过了，而这些名字都和我南辕北辙，我既没有马当娜式的疯狂演技，也没塞冈式的性感文字，更没有戴安娜·柔斯的金嗓子。现在更是莫名其妙地“呼应”着劳瑞·安德森，再往下演，还不知又要当谁了。

女房东来了，她是从马来西亚来的中国血统女人，住在伦敦，黑衣服、黑长发、黑紧身裤、小腰身、胯骨上搭一条黑色宽皮带。45岁的东方女人，走在广场的中央，众人频频回首。

整整一天在Womad逛，到处是卖小吃和小工艺品的摊位。

7月21日

气灌丹田。

然后打坐，胡思乱想。

我这个乐队没吉他手，合作了两年的吉他手佳斯丁(Justin)现在去了约翰·窝伯(John Wobble)的乐队。窝伯有名，他演奏倍司的朋克(punk)风格是简单声重，有那种时时处于性快感的大男人式的感召力。窝伯身高马大，说一口伦敦土话，很能代表英国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他大脸一扬，刚说一声“ai?”，台下就叫好。佳斯丁的决定，曾急坏了我的代理人老皮特(Peter)。老皮特是好人，他赶紧替我张罗，听见他在电话里跟乐手们说：当然我也不逼你们，你们要参加索拉的乐队也要自愿，别因为她是漂亮女孩儿，要真喜欢她的音乐再决定。好，你们决定吧！他这么一说，如同拿着手枪请人投票，乐手们不仅答应，还得表态说：当然当然，我们当然是喜欢她的音乐了。其实我的音乐既没有非洲音乐家那种多彩的自然，也没有朋克音乐家那种苍白的暴力，一个小小的东方 reggae 乐队。这次巡回演出的人有善良的可莱夫(Clive)，剑桥大学毕业的木管演奏家；有谨慎的约翰(John)，音乐制作人兼音响师、编曲人；有漂亮的西蒙(Sam)，缅甸来的倍司手；有动人的程玉，中国来的琵琶演奏家，加上我五个人，但是只有四个在台上。约翰管音响，他用事先录制好的节奏和音乐给乐队打底，白了说，就是伴奏带加现场演奏，乐队结构轻盈，适合巡回。“叫呀叫呀找呀找呀，漫山遍野漫山遍野找不见你”，我们奏出来的音乐方方正正，简简单单，还有点儿东方的雾气缭绕。

6

这辈子我受的最专业的训练是作曲而不是演奏，但是在这种乐队里，一个正统学院训练出来的作曲家是最没用的，写出来的谱子远不如一个乐手随意演奏出来的声音使观众兴奋，这种小乐队最需要的是有演奏能力的音乐家而不是满脑官司的作曲家。我现在已经逐渐适应这种艺人生活了，不想音乐的大意义，只想让台下的观众听到我的声音能憋着不去撒尿就行，这是老皮特要求我练的功夫。皮特是有经验的代理人，他曾做过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代理。每次我演出，他就在台下盯着。如果观众在我唱的时候有去撒尿的，皮特就会怪我选错了曲目：无论如何必须要让观众一直憋到下一个乐队上场时才去尿。我忘了问：如果是专场又没有休息，观众应该什么时候尿？如果是观众在泥地里已经睡了三天，吃喝拉撒都没了程序了，应该是什么时候让他们去尿？要不要干脆直接冲着麦克风说：求求你们别去尿！

可莱夫算是身经百战了，他的人生哲学是：演奏是音乐家的本分，所以音乐家对任何音乐活儿都不应该推辞。每次我的音乐活动他都参加，从不计酬劳。程玉很年轻，已经是技巧纯熟的琵琶演奏家，我对琵琶音响功能的兴趣是从与她合作开始的。我在英国做的第一个音乐剧作品《梦游》就有她参加，她往台上娇弱地一坐，手下的琵琶发出狂暴的声音，每每在场的西洋观众晕菜。中国琵琶女的魅力是自古驰名有诗可证的，因此在国内，只有漂亮女孩儿才有演奏琵琶的优先权。想想以天生丽质和刻苦训练为一体的中国女民乐家，一旦漂洋过海，还不搅乱了大世界？我和约翰的合作也好几年了，到伦敦以后的大部分音乐是和他一起制作的。无论是以谁为主的创作，最后都被他给磨光成一个整整齐齐像漆盒一样的小曲子。作为一个制作人，他喜欢控制局面，就像是他一成不变的生活规律，所以他也喜欢控制观众，哒哒哒哒，该让他们跳舞了，噉噉噉噉噉噉噉，观众扭动起来。可莱夫的笛子加着花儿变奏旋律，程玉虽不擅长即兴，但只要一轮指，足以让观众认定她是天才。西蒙是临时参加乐队的，他有形象——漂亮的缅甸小伙子弹倍司，往台上一站，弹不弹，男女都忍不住叫他的名字。我们像是一个酒心巧克力乐队，用我的声音打开巧克力的盒子，观众从各种巧克力里面嚼出来一小口中国白干儿。

……

音乐会开始了，我一上场，只听见口哨声不断，台下的照相机闪光灯不停，他们可能以为我要像安德森那样上场演讲了。可我只是轻轻地唱那些简单的歌儿，陪着 reggae 摇摆的节奏，各种异国情调流淌。一层层丝绸从肩上飘落下来，台下的观众情绪上涨，乐队和观众互相调逗。噉噉噉噉。简单的音乐时间长了就生幻觉，这本不该在演员身上发生，但不知不觉，我进入了另外的情绪。嘴上唱：“是不是笑？是不是哭？自己心里不清楚……”脑子里却听见：哪来的？哪来的？干吗来了干吗来了？谁谁谁谁谁谁谁？这叫什么什么叫什么？Bob 说不敢自杀的人不是艺术家。Bob 是谁来着？T 说，喝酒是慢性自杀。胡说，喝酒有助血液循环。谁说的？要自由就直接吸毒跳楼算了，找什么舞台？到底是艺人。噉噉噉噉，“龙子龙孙——”中国来的？挨过饿吗？那个什么斯基上台唱前苏联摇滚，让人想到斯大林和土豆，还有陀斯妥也夫斯基。你得学会承认是第三世界来的，好多事儿没闹明白。是呀是呀，以前觉得和西方有同感，现在同感怎么这么远？得重新慢慢找，越找越牵强。音乐在中国是里程碑，在西方是换季衣服，要把脑子挪到下半身去才能领会真正的现代哲学。多亏我的脑子不争地位。那位说，你跟我玩儿奏鸣曲？谁玩儿谁呀？就跟到了俄罗斯非要跟莫斯科的人唱《山楂树》，连俄罗斯人也可怜你短见。我们怕学舌，可是老落得学舌。怎么说的呢？创新要绝招，但不是杂技，是天意。反叛谁都会，那是大学必修课。“阿弥陀佛——”东方传奇？“只听见天下一片太平声”，银色的披肩一挥，这不练武术差不多吗？洋葱汤里放豆腐，算哪国的发明权呢？下次我演出的时候绝对不玩儿云手。别这么看着我，哈，你是不是心里想：小鼻子小眼睛的，真性感？在任何地方任何场合下，有我们这种小平脸衬托，都使国际生活充满了平衡的色彩。“南无阿弥陀佛——”，你从我的脸上看出阳光、耕牛和土地来的吧？尽管我有和你们一样的挣扎，我也来自一个有污染和困惑的大城市，但是你仍然要把我想象成一条鲸鱼，给你们带来生态平衡的信息。我穿着民族服装，证明我在文明与叛逆之外，证明三轮车是我惟一的生活节奏，证明架子鼓是对我的扭曲，汽车是对我的残杀……爱我吧，我只属于鱼类，一张嘴就冒泡，神秘无言。

砰！一脚踩在麦克风的电线上，我摔了一个大跟头，魂儿给摔回来了，脚摔破了，站起来，音乐还在，台下的闪光灯还在闪，不知是谁抢了我摔跟头的镜头还是欣赏我爬起来以后的尴尬，台下叫好。赶快唱完赶快走，好不容易熬到最后一个音符，退下去，下面的观众还叫好，要返场，他们是喝多了抽晕了，不想散席。我死活不要出去了。

别老走神儿去反省！活着需要糊涂的勇气，明白得太快太多，就会一事无成。

不走神儿生活已经够乱了，加上走神儿还活不活了？

7月29日

英国人最盼出太阳，可我最恨早晨起来要拉窗帘，这种动作使人想起那种拉开窗帘见了太阳后就傻笑的人，大嘴一咧，出去加入人流吧！想起来就悲观。

今天早晨起床没起好，生了悲观情绪。作为人类真是很悲观的事，分国际、人种、文化差异、工作种类，还有好多个人的小苦难。就算是国家太平，个人的小苦难也得对付一辈子。你想从一个熟悉你的地方逃跑？逃到一个陌生新奇的地方？把过去的包袱都扔掉？一身轻松地冲陌生人大喊大叫？这叫逃跑？这叫躲藏？这叫发泄？这叫自由？过去的非但扔不掉，又扛上新的了。

9

悲观不如自虐，自虐的人过后高兴，悲观的人怎么都悲观。永远不珍惜已经有的，就会悲观，永远要改变生活方式也会悲观。可是生活的变化与梦想是同步的，还没回过滋味来，怎么回事？又过了一站？是好是坏来不及判断，脑子一转，日子就变。小时候被妈妈逼着学钢琴，看着窗外的小孩儿，刚一想：他们多好，我多倒霉，马上就来了“文革”，造反派就把钢琴搬走了；在音乐学院的时候，刚一想：摇滚乐才是痛快，一转眼，音乐学院白上了，在伦敦专业卖唱了！往回想，我写的摇滚歌剧《蓝天碧海》，因为故事中的女主角蔑视舞台，所以那歌剧就怎么都演不成。可见“心想事成”。聪明的人应该永远不怀疑生活，但生活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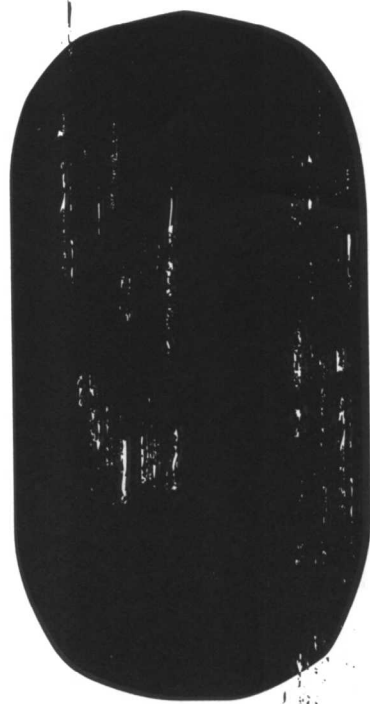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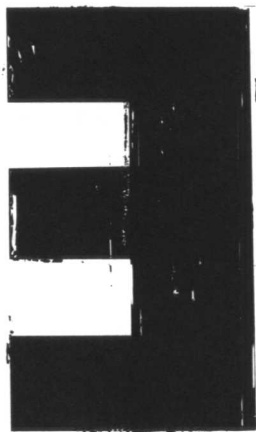
生活是：如果你想真正舒筋活血，别人要么先怀疑你的神经出毛病了，要么查你祖宗三代。多亏有人真的查出我们家远祖曾有北方蛮子血统，大家才“噢——”一声，为我的行为找到了合适的说法。想当异端就先认了是少数民族吧。在英国，更简单，我反正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最受不了的悲观其实不是来自国家和民族，而是来自人称或自称“爱”你的人。所以亲近的人如果怕我的行为会影响他（她）的形象，那就真用不着在我身上附注梦想。我想活在一个自由部落里，任凭各种喜欢的声音使自己汗毛孔张大，热血沸腾，幻觉幻觉。用不着思想，用不着毒品和酒精，用声音做一个笼子，把我的命套走。

7月30日

越远的东西越吸引人，爱情上面罩着雾，看不出褶子来。雾散了以后呢？

别去弄明白所有你喜欢的东西。

“飞上天，上下左右够不着，无尽头。”



8月

在芬兰。日子，弄不清。

大家议论说我们昨天的演出很“成功”，观众在台下嗷嗷叫。今天有记者来采访，我没约好地点，给误了。闲呆着无所事事，和程玉没话找话，后来她和西蒙出去玩儿了，我开始起草在工作坊要做的发言。

提笔，就走神儿，走神儿是精力集中的前奏。思想可以任意漂流到另一个世界去，而人只能由屁股撑着坐在一个地方假装是成佛了。原以为过音乐大篷车的日子是最自由的，可现实不是电影，你刚要跳踢踏舞，脚下就有绳子下绊儿；刚要飞人儿，对面先飞来一个套绳。流浪并不意味着灵魂的迁移，并不意味着生活的变化，也不意味着生命的真正移动，流浪不过是跟着车把屁股挪到另一个地方去，然后再挪、再挪，挪到世界尽头也不见得脑子真能开窍。曾有一段日子，以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就是架子鼓等，随便给我一种单纯的快乐，我就跟着走。同伴们说，别给我们看你在奥林匹克音乐节上和那些好莱坞明星一起的合影，别显示你当国家代表出访美国时那些荣耀的回忆，别提你自己在自己国家那些愚蠢的成功，当我们的同类人，你就要放弃过去，学会用音乐和酒精浇头，才得音乐真道。他们是对的，我藏起照片，藏起过去，酒是不用学喝的，我天生不喝自醉，只要一心奔着痛快去，随时能高。但是忘了，没有那么多直接的痛快等着中国人。

承认中国不仅不是在世界的中央，而且是在世界的最边儿上，这是出国后受再教育的最大进步。“世界音乐”的倡导者们，为非主流民族预备了音乐时尚和出路，功劳无可厚非——戴上漂亮的“世界音乐”花环，我们如同是备了上等鞍子的野马，有了竞赛权。世界音乐家，就跟我们在国内称少数民族音乐家一样。我在民族学院教过书，知道对少数民族的优厚待遇源于赞美加同情。现在我在欧洲的舞台上，就是一个少数民族音乐家，受着格外的关注，也因此签了创作“世界音乐”的出版合同。惟一觉得吃惊的是：在国内经历的所有意识形态的斗争在这儿突然都变成了瞎掰，多么讲究审美的西方人一到了衡量民族音乐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了标准。如果你来自赞比亚，完全可以先为希特勒唱赞歌再为犹太人写葬礼进行曲，只要用的是非洲鼓，没有人会追究你到底是什么立场，哪怕你曾经专门替黑手党写交响乐，也可以解释为被逼无奈。没有赞比亚的同胞会揭发你“投机”，那只能落个“嫉妒”的名分，都是“世界音乐”嘛！在这个非主流世界，人人平等如猩猩，谁管那些低智商的是非？对于主流文明世界，所有的都是一堆新奇陌生的声音，没有逻辑，没有定义，都代表那自然的呼唤：啊呜啊呜——